在现场

羞涩的爱丽丝

文 / 吴叶

爱丽丝笑起来看上去有点羞涩。六十往上奔的人了，居然还羞涩？可爱丽丝是羞涩的。不知是羞涩了才见人就笑还是笑起来才显得羞涩，反正见到时她都是笑的，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的表情，那是语言不通——爱丽丝是瑞士人，讲德语，也会英语，可我不会英语，也就只有笑的份了。但是她看着你的眼睛让你明白，她愿意为你做些什么。这让我感觉她的羞涩有着宗教式的热诚，绝非不见世面。我们刚到她家时，爱丽丝正在门口跟邻居说话，我们手里拿着地址看着门牌号码走过来，她看到了我们——那时她就是笑着的——并没有扔下邻居立即迎过来，而是继续跟邻居道完再见，才过来接我们。我们是她的生意，她没有为了生意就扔下礼貌，这足以说明她为人有道处事有序。引导我们到房间里，爱丽丝拿着一叠资料放到桌上，一张一张交代给我们：这是地图，这儿是火车站，车站过去是广场，汽车站就在广场，对面有超市，餐厅酒吧咖啡馆都在这条街上，广场拐过来往下走十来分钟，这儿就是家，就在火车站下面——山区地不平，两条路相距不过三四十来米，落差倒也有三四十米，所以称上面下面；这是贵宾卡，有这个卡本地的交通门票可以免费（欧洲的风景区鼓励居民利用空余房屋做家庭旅馆，景点住宿交通等资源都整合在一起协调发展，每个客人都会给一张客人卡，走时签字交回，凭客人签字再怎么去内部平衡，总之不但客人有用，他们自己也有用，是协调当地经济的一种手段。可惜我们的景区没有整合协调，都是各做各的，必然竞争无序）；这是去少女峰的线路，这是去劳特布鲁嫩的线路，这是去因特拉肯的火车时刻，这是去缪伦的缆车接驳，如果去哪儿哪儿可以这么走或者那么走，从哪儿哪儿怎么一转还可以到哪儿哪儿……一气说了一堆，然后就是这么定定地望着我们笑着，好像在等我们提出什么她好继续似的。我就是在这时感觉到爱丽丝的羞涩其实是一种谦逊而有分寸的热情，是明白世事而仍不失本真。人到中年时负担最重，也最容易冷漠，进入老年后，随着力量逐渐衰退，便能渐渐柔软起来，但爱丽丝的热诚不是老熟的祥和，似乎还有着少小的鲜活。人进入老境还能有少小的鲜活，这真让我感动。我们叽哩哇啦道谢，说这是我们住过的人家中为客人准备的最完备的，爱丽丝笑得更加羞涩了。

山里人俭朴实在，没那么多花哨。但俭朴不等于简陋。小镇下水道系统完备，垃圾收集分类严格细致，超市货物应有尽有，咖啡牛排的味道对我这种非吃货来讲跟巴黎一样，连抢险救援都不输于大都市——我们亲见一起交通事故，从“砰”的一声撞车，到直升机降落运送伤员，一共才两分钟。民居也跟平原海滨人家一样，该有的设施都有。我们订的两间是套房，可分可合，每间都配有小厨房，一应厨具皆备，而且还有一个电饭锅！这电饭锅在欧洲可着实稀罕，人家不吃米饭哦。可见爱丽丝细心周到，能体贴亚洲人习惯吃米饭。

在爱丽丝家住了十多天，对小镇也熟悉了，观察过人家的客栈，觉得爱丽丝的价格实在公道，于是走的时候去结账，狠狠地给了一笔小费。爱丽丝很大方地道过谢就收起来了，并不推来推去的。这个爽快是世面的，我也欣赏。拥抱道别时爱丽丝说，以后再来，欢迎还住她家。我说当然，肯定的。我们到火车站等火车，还有七八分钟。突然发现眼镜忘在家里了，再去拿肯定来不及。没了眼镜，之后的行程肯定受影响啦，正懊恼呢，只见爱丽丝从火车的方向奔过来，一手高高举着，喊着什么。六十多的人了，这么个奔法，我们立刻迎过去，是眼镜！前面说过，爱丽丝家就在火车站下面，走大路绕U形的弯要近二十分钟，爱丽丝是爬坡上来的，走得气喘吁吁，额头都冒出了汗点子。我们握着爱丽丝的手，除了千谢万谢，不知再说些什么好。爱丽丝见眼镜归了原主，紧张的神情终于放松下来，这一刻，爱丽丝笑得很灿烂。

书法

朱东奇（六十五岁）作

惬意时光

买菜

文 / 张馥楠

退休了，清闲了，老伴怕我感到无所事事，就把买菜的大权交给我了。

买菜虽然是件生活小事，但是要买好菜，的确不容易。俗话说“南京到北京，买的没有卖的精”。开始买菜，常常隔三差五受到蒙蔽，糊里糊涂受骗上当犯错误。吃过后悔药后，只好自我安慰：这些就权当交学费了。如今买的时间长了，也就慢慢地摸出了点门道。倘若你让我编上一本十几万字的《买菜学》，恐怕也不在话下，“实践出真知”嘛。

说到买菜，首先要掌握的就是“时间差”。大清早的菜是天价，你不买反正有人买，快到中午了，他就该“跳楼”的跳楼，该“甩卖”的甩卖，有的准备收摊子，有的打烊回家。反正钱已经挣到手了，这个时间段菜价最便宜。“给钱就卖！”——有的摊贩这样吆喝着。

到了菜市，先别慌买，你可以边走边看边问价，进行一番市场调查，来一个“排队摸底”。成竹在胸之后再进入“实战状态”，这叫“知己知彼”，也叫“不打没有准备的仗”。

买菜我喜欢买菜农的，一步到位，不必经过“二传手”，也免得“雁过拔毛”。农民厚道，卖菜实在，一般不要虚头，秤也够。一天，一位菜农卖萝卜，很水灵，一块钱一斤。这个大整账好算，没有四舍五入的麻烦。我买了三块钱的，回家一校秤，三斤三两。我心里很过意不去，打算明天到菜市遇到他再补他几毛钱。农民挣点碎银子不容易，晚上到地里拔萝卜，连夜弄到塘边去洗，天不亮拉架车进城，吭哧吭哧赶了十几里，竟不如一个坐台小姐个把钟头的收入。这世界太不公道了。

想想有些菜贩子很可恶，不守信用。一天，我在菜摊上买茄子，三块一斤，我砍来砍去，砍到两块八，买了三斤。回家一校秤，扣了我四两，我被忽悠了，这太窝囊了，算是拿钱买个教训吧。我绝不会再去光顾那个摊位了。还有一回买鸡蛋，价格也算合理，我问老板鸡蛋是否新鲜。话刚刚出口，她马上跟我解释说，这些都是她自家的老母鸡刚下的。旁边还有一个老妇人搭话：新鲜，管打荷包蛋。结果买回家一打开，直淌黑水，一股臭味。我长叹一声：这两个老太婆，一个是骗子，一个是“托儿”。俗话说“吃一堑，长一智”，后来我学会了识别鸡蛋是否新鲜的一套办法。现在再买鸡蛋，可以说我是十拿八稳了。

退休了，学学买菜，逛逛市场，看看人生百态，也是一种乐趣。

老有所乐

特殊的金婚纪念日

文 / 张志德

阳春三月，我和老伴庆祝金婚纪念日，选择游览南翔古猗园。旧地重游，感慨万千。当年，我们还在嘉定一所高校进修时，就确定了恋爱关系，平时学习任务繁重，没有时间谈情说爱。于是，星期天逛古猗园成了我们约会的主要内容，在荷花池畔散步，说说一周来的见闻，中午在老街一家饮食店午餐：一客小笼，两碗阳春面，付半斤粮票，五角钱。毕业后，她分配在化工所当技术员，我则在一所高等工业学校执教。又一年，我们举行婚礼。

现在，我们沿着曲径、草地、湖畔漫步，细细回味当年播种青春恋情的几多往事。不知不觉已走过竹林登上了竹枝山，见山顶上屹立着一亭，亭檐下挂着的一块“缺角亭”匾额映入眼中。老伴感到好奇，便对亭子端量起来，见亭子缺一只角位于东北方向，其余角均为捋袖握拳状，举对苍穹，让人感觉大有于无声处听惊雷之势，斗志为之一振。老伴说：“你是‘大文豪’，给我说说这缺亭角的历史。”我说：“那年，第一次来园时，不是给你讲过吗？”“没有啊，我欲问还休时，你已溜走了。”“大概我忘了，要不，回家翻阅旅游词典再给你讲好吗？”“不，就是要你现在讲嘛，还我半世纪的‘欠债’。”老伴有些发嗲，坐在亭子的石凳上不走了。我也只能坐下来，讲缺角的故事。

1931年，日本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，相继侵占了东三省，1932年1月28日，嘉定人民全力配合十九路军与日寇展开血战，古猗园内建筑几乎全毁。翌年四月，有陈少芸、朱寿明等六十名爱国贤士，募捐六千元，重建古猗园时，为警醒民众不忘国耻，要团结起来捏成一个拳头，誓死与日寇决战到底，圆我国土，一扫国耻，便在竹枝山上建了这座缺角亭，给后人一个永远的纪念。

听到这里，老伴连声说：“缺角亭好，缺得有骨气，有志气，缺得美……”我们情不自禁地唱起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”我们的歌声引来了三位青年游客的注目。待我们一曲唱完，其中一位女青年走过来拉着老伴的手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说：“我们是在上海学习的日本留学生，我叫竹田幸子。婆婆唱的声音真好听，您能教我吗？”我说：“歌音都跑调了，还好听？”两位男青年齐声说：“好听，公公您来教我们吧。”我又说：“歌教不了，还是讲讲它诞生的历史吧，你们爱听吗？”三位青年人热烈鼓掌，表示爱听。当我讲完时，那位女青年眼眶里噙着泪水站起来说：“这是我们的前辈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，在此，我代他们向公公婆婆谢罪。”说完，深深一鞠躬。老伴急忙拉住她的手说：“不能这样，日本人民永远是中国人民的朋友。”我接着说：“让我们的友谊世代相传。”两位男青年走到我面前动情地说：“我们一定记住公公婆婆的教诲。”夕阳西照，我们挥手道别。

我们出园在大门口坐上了出租车，向市区返程。下一个节目，孙辈们已为我们在锦江饭店预订了席位，届时，一大家子三代人共进晚餐，喜度良宵。

快人快语

切莫传播小道消息

文 / 郑昌黎

近日，在公园我坐在长椅上晒太阳时，见不少老年人聚在一起正在津津有味地闲聊，聊到南水北调的话题，其中一位老人说，南水北调水到天津，水中携带了大量污染物和沉积物，如此污染水无法利用……听到后，我说不久前《新民晚报》公开报道此事，认为这个传闻不实。我作为老人希望大家切莫传播这类小道消息。

老人关注南水北调无可厚非，但传播谣言就会误导众多百姓，使得不明真相的人再传播导致更大危害，而且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，伺机捏造事实，制造矛盾，挑起事端，对社会稳定和谐产生诸多不利影响。

人们常说：稳定是福，和谐是金，动乱是祸。老年人在闲聊时应关心国家大事相关话题，传递裨益民众的正能量，不信谣言，也不传谣，不给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地引发动乱。只有这样，更好地促进社会稳定和谐，我们老人欢度晚年才能更加美好地生活。